

务本堂塾課

下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

從下近

門人自負所學大賢所深異也夫學古之道亦何必異而樂正了不免負所學也孟子故深異之今夫人之累於世誥也在不知道者居多夫亦曰彼固未嘗學問耳乃即今日之所為以溯昔日之所學其忘心希古固未嘗不超乎世俗之外也來齊而從子故我意此必未學者之所為也豈井耕田之輩耳不聞禮樂之詞目不睹聖賢之書碌碌庸人何必過施其責備哉意此必木學道者之所為也曳裾侯門之徒利欲薰其心富貴役其

此四句是子學古之近解

不須他吸爲高潔。只知此二字非夷所思

前此

志。悠悠斯世。何必過用其推求。而子顧何如者。子之從學於我。  
也可欲為善。有已為信。早致其力於爾室。密修之日。以求造平。  
子或其時更有所變也。  
高明我之講學於子也。所由者義。所居者仁。更勵其志於同堂。  
授受之時。而相期以達大盡學。以道為歸。而道以古為準。古之  
答應下文。謂無外設。  
人有疏食飲水。自謂樂在其中。名道在則然也。子也誦詩。有年。  
讀書有年。知人論世。又有年。古人之道習之人矣。書之久。則古。  
之取。乃何以忘。及於道。道固不負乎子。念及於子。竟有負乎。  
道也。因後追前。殊動我以慷慨。嘉安之意。古之人。有貧食瓢飲。

不改。已之樂者道在則然也。子也進德有年修業有年布賢  
希聖又有年。內人之道闊之深矣。闊之深則持之固。乃何以念  
及於古。古君無與。於了念及於子。子亦無與。於古也。循名責實。  
忽深我以驚疑。莫解之情。我不意求高明者之未見其高明也。  
我不意期達大者之反昧。平達大也。我不意習之久者未能守  
之堅。闊之深者未能持之固也。而以鋪啜了兮。子兮如此古之  
道何。

詣半神全神行官止其出落沾延字宇折破俱見匠心。受業楊書齋識



西夷之人也

黑下中用國

第即時勢以論周王不妨以西夷別之焉夫文王固不囿於西夷者也然第即時勢以論之何妨以西夷別之乎嘗思文王之化見於二南是文王之為人固以南著者也然文王之德化固於南方蒙其休而文王之里居實以西方徵其始居今日而溯發祥之區未嘗不歎西陲多王氣也生岐周卒畢郢此豈是盡文王之為人哉此何不可見文王之為人哉夫修和有夏者其人服事殷商者其人文王之為人本不以方隅限也論文王者

固不得以西夷盡其量然築城伊域者其人作豐伊匠者其人  
文王之為人未嘗不以居處顯也論文王者何妨以西夷溯其  
源吾故從而別之自西夷之人也僻茹鐘鼓之地聲教若焉文  
主而繫以西夷得母為文王累乎而何足累乎繫易而古西戎  
刪書而稱西伯文王不以西夷墮厥聞西夷實以文王增其光  
也則其人堪恩也日月照臨之德光烈昭焉西夷而屬於文王  
不可為文王諱乎而何必諱也顧怙旨則目西土念美人則目  
西方僅以西夷慕文王而文王之為人不見不以西夷觀文王

而文王之為人。仍不見也。則其人可想而知也。不窟而竄。西戎亶父。  
而寧西水。文王之先世。固嘗以西夷著也。迨至西顧。增廓好音。  
可懷。始知岐陽之間。多佳氣。東渝留磻溪之釣叟。北海博孤竹  
之逸民。文王之夾輔。不皆以西夷稱也。以自西伯來歸。彼美其  
湖。誰謂僻陋之地。無達人。觀其得志。行乎中國。文王豈囿於西  
夷者哉。

手揮目送意遼情深駿骨棱棱不同凡響。受業賈汝霖謹識



惠而不知為政

大賢借鄭相以論政為尚小惠者警也夫子產豈不知為政者乃行小惠者每以濟人之事為藉口也政借子產以示警耳嘗思五美之中首稱夫惠凡惠亦為政者所有事也然有惠而大用之惠已賅乎政之全有惠而小用之惠適味乎政之體慎勿以小惠未徧沾沾焉傳為美談也夫子產也而竟以乘輿濟人聞哉一若子產之政別無可傳而僅以一事成其名也者而稱道不衰一若子產之政他無足述而獨以一事增其長也者而

傳聞不置。世俗雷同轉相倣效。其不至以小惠為政者幾何哉。  
顧吾思之。夫謂子產為不知政。誰為知政者。誨子弟而政在正  
德。殖田疇而政在厚生。則遺愛堪稱不同私恩小惠之舉。然謂  
濟人為知政。誰非知政者。一鋤貸而惠非大同。三量登而惠僅  
小補。則爾德未徧。同垂用官立政之經。然則不必問事之有與  
否也。即有之。吾直謂之惠。而不知為政背政。而目甚矣。而猶能  
以慈惠惻怛。挽一時武健之風。此事亦可以錄取。顧私其惠。而  
惠在一人。與公其惠。而惠在天下。其大小固有間矣。廢公道以

示恩何與紀綱之要務也哉仁政其無間矣而獨能以子惠因  
朝靖當世嚴酷之氣此心亦何可厚非顧惠一人而獨感其惠  
與惠天下而共忘其惠其公私又有辨矣循人情以邀譽何關  
法度之遠圖也哉以是知治都鄙明上下子產之政別有可傳  
而不必於濟人之事稱道不衰也以是知事兩大相四君子產  
之政自有足述而不必以濟人之事傳聞不置也無已試與子  
言為政

子產養民使民惠義兼盡本非不知為政者乘輿濟人未必

果右其事特當時行小惠者藉為口寔耳孟子此論專為行  
小惠者警非與古人為難也若痛詆子產便是疑人說夢矣  
自記

惠而不知為政終

幾希

道心惟微可危亦可詞也夫幾希微詞也而人物之所以異實  
在於此可危乎抑可幸耳且事之大相懸殊者其惟人物之分  
乎顧論人於既成之後與物因覺其相懸而論人於有生之初  
與物實出於相近人謂為數無多亦可危也吾謂所關甚重伊  
可幸也今夫人固異於禽獸矣而亦知其所以異者成人至貴  
也而物則至賤其品概固不侔矣顧貴賤雖云不侔而其所以  
分貴賤者初未嘗失不相伴也則其細已甚也人至知也而物

則至愚其倫類固迦絕矣顧倫類雖云迦絕而其所以判知愚者初未嘗大相迦絕也則微而難見也直謂之幾希而已多少者物之數幾希則不惟其多而惟其少夫賦氣成形之初人得其清而物得其濁人與物固有分矣然由合以至分分者固不容以強合而由分以弱合合者亦不能遽分也以是為數之至少焉耳微顯者物之形幾希則不惟其顯而惟其微夫賦理成性之始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人與物又有殊矣然由同以觀其殊殊者固不能以皆同而由殊以原其同同者大不能以懸殊

也。以是為形之至微者耳。吾於是因幾希而深危焉。入物貴賤之判。宛若雲泥而。豈知其所以判者。乃僅此至虛之一心足以具衆理。而無遺也。于卑之遠祇乎臺蘿。是猶剝果之僅以不食也。則念幾希而不勝其悚惕。難安之祿。吾於是因幾希而深幸焉。人物知恩之分。不啻霄壤而。豈知其所以分者。惟賴此至靈之一心。足以應萬事而不窮也。于鈞之重。延以一線。是即蒙泉之賴以發生也。則念幾希而愈深。夫鄭重分明之想。比君子所以憂勤惕厲。而以存幾希者。存貨質歟。

精理為文秀氣成采沙明水澤翳障一空受業勸德潤諭誠